

厂区内前门卫碉堡楼墙上的射击孔依旧醒目,枪眼依稀可辨,似乎提醒着我们勿忘当年的烽火岁月。



作者在安江纱厂保卫科原址的瓦房前留影



安江纱厂里的老建筑群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只是破败不少。

安江旧事

刘云波

旧事

安江是“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成功培植三系水稻的福地。也是抗日战争最后一战的策源地。湖南的四大水系之一的沅江绕城而过,给这座素有“小南京”之称的古镇平添了几份妩媚。

抗战胜利日,我从贵州黔北返途中特去了一趟安江。行走在保存完好的安江纱厂的工业遗址公园里。40年前的那幕如同黑白胶片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回放。

1983年,“严打”正处于酣战之中,时年22岁的我在株洲市公安局东区分局刑侦队工作。由于抓捕的犯罪分子人数较多,预审股报捕和审查起诉的案件堆积如山,分局领导决定我和另一同事调预审股帮助工作。我参与办理了一起奸幼案件。案犯是东区内燃机配件厂的工人,案发时刚满19岁。他在社会上玩耍时结识了一位不满14岁早熟的幼女并与之发生了关系,后被女家长告发。法定与14岁以下的幼女发生关系属于强奸,是触犯《刑法》的行为,从重量刑。

在审查这起案件中,我们发现卷宗里有一张黑白照片,是一个容貌姣好的女孩全身像,她站在一条道路的尽头,身后有一排排景象模糊的厂房。这是刑侦侦查员在抓捕嫌犯后,从其住处搜查到私人物品中找到的。犯罪嫌疑人交代女孩是远房亲戚给其介绍的对象,彼此只有一面之缘,他

除了知道女孩的姓氏和在黔阳地区某大型纱厂工作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当年黔阳地区范围之内大型纱厂只有叙浦维尼龙厂和安江纱厂。

公安预审工作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深挖余罪。这既能防止漏罪,又能有效保护受害人。我们根据嫌犯提供的有限线索,决定先去安江纱厂排查,找到照片中的女孩,弄清事情的原委。

当年从株洲至怀化只有绿皮火车。我跟同事齐佑甫办理此案,他是恢复高考后省警校的首届毕业生,长我两岁,经验丰富。他携带了一把“五四手枪”,7发子弹,挎在腰间军用皮带上,外套下手枪的皮套子、皮弹夹鼓鼓囊囊,露出的红穗子很是扎眼,一看就是便衣警察。

我们是坐夜车到的怀化,到站已是半夜。入住车站附近的招待所后,我们草草洗漱完上床休息。刚刚进入梦乡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一队警务人员和民兵荷枪实弹吆喝着查房,客房门撞得山响,两位挎着冲锋枪的民兵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睡眼惺忪的我们,在手持短枪的民警带领下,一丝不苟地检查了我们携带的介绍信、持枪证、工作证件,并验对了同事携带的手枪号码,详细询问了我们此行的相关情况。

我俩也是事后得知,那个时间段巧

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王”案件,两个穷凶极恶的罪犯王宗坊、王宗玮兄弟,携带两把“五四手枪”,几十发子弹,联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杀死杀伤18名无辜群众,其中9人死亡。“二王”逃遁6省,近3万军民出动联合围剿。当时我们出差在外,对追逃工作全然不知。如此严苛的查验自在情理之中。

次日清晨,我们从怀化乘船去安江,那时的怀化在中方县境内建市不久,属于黔阳地区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建筑物稀少,马路上牛车、驴车穿行,空气中弥漫着牛马的粪便臭,偶尔大货车经过后便尘土飞扬。我们到安江的轮渡码头,船行1个多小时后抵达目的地。当时的安江是黔阳地委所在地,街道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江中商船、渔舟竞发,水陆交通便利,商铺林立、买卖兴隆,与彼时的怀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安江纱厂系原国民政府湖南省第一纺织印染厂,“文夕大火”后由长沙搬迁至安江,经过3年多建设后,于抗战胜利那年开工生产。至上世纪80年代,纺织业业已过了鼎盛期,但该厂仍有2千多名员工,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纺织女工,可以说是美女如云。接待我们的保卫科工作人员也是一位干练的女同志,齐耳的短发,讲话言简意赅,走路风风火火,她帮我们找人辨认到了

照片中的女孩,经询问,与嫌犯交代的情况基本一致。

办差完毕,厂方安排我们在食堂吃饭。就餐间隙,陪同我们的保卫干事讲起安江纱厂抗战中那段辉煌的历史。抗日战争期间,纱厂职工为抗战前线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战场上伤员包扎伤口的纱布、军人的被服品很多都是这里生产的,原厂长楼曾被改成弹药库,工厂及袁隆平院士工作过的安江农校在著名的雪峰山战役中被设立为后方医院,厂区内现存的前门卫碉堡楼墙上的射击孔依旧醒目,枪眼依稀可辨……

40年后,当我游走在在这片空旷的厂区内时,工厂早已不复存在。老建筑群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有的裂痕已爬上了旧木门窗,门窗的油漆已不再鲜亮,屋檐下有的地方已织上了蛛网。

我在厂保卫科原址的瓦房前留影,想象着在时空交错中邂逅过的那些水灵灵的纱厂女工。她们手里转动着纱锭,将锦缎般的云彩一层层地织在布机上。

从纱厂的后卫门走出来不远,便来到了江边,昔日熙熙攘攘的繁忙水运现象早已荡然无存,黔阳地委和招待所旧址还在,但江水依然清澈,对岸青山连绵起伏,高高耸立的水塔、烟囱依旧,仿佛在人们诉说着昨天的故事。

记事本

先生

潘玉毅

“老师”一词现在已经泛滥,记者、作家、广告商,各行各业的人都能被叫做老师,倒是应了韩愈的那句话——“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但我以为,在大多数时候,只有那些在课堂上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老师。

人这一生里,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十几年书读下来,会遇到很多的老师,但能当得起“先生”二字的却不多。这是对老师的尊称,无形中自带分量。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被叫做先生,就像不是所有的破元素都能叫做钻石一样。说得通俗一点,所谓“先生”,多半是指那些出生比自己早、资格比自己老、学问比自己好的人,含达者为先,师者之意。

在我初入校园的时候,就曾遇着一位先生,人好,字好,学问好,堪称“德高望重”。我小学是在农村读的,在我们村遇见任何一个人,只要同他说起“长先老师”,没有不知道的。对于这个人口不满一千五的小村庄而言,他无疑是博学的象征,放眼村头村尾,没有人的学问比他更好,故而也只有他当得起“先生”二字。小孩子不好直呼老师的名讳,减了一个字,叫他“先老师”,无意间竟与“贤老师”同音。当然,他也确实当得起“贤师”的称号。

先老师身材魁伟,面上自带二两白酒,用《三国演义》里的话形容,当是“面如重枣”——脸上的肤色如熟透了的红枣,可知其红光满面的程度。先老师长相威武,却是个极和气、极风趣的人。不管对谁,他讲话做事从来都不摆架子,只要不是在课堂里,孩子们也尽可以在他面前没大没小。因为学问深厚,他讲课时少翻课本,各种知识,信手挥洒,各种典故,张口即来。除了语文课,他也教我们画画、书法和体育。

不过,我们更爱听他讲故事,讲书中的故事,也讲书本外的故事。农村的孩子视野窄,课外读物也少,学校图书馆的馆藏几乎可以用“可怜相”形容。而先老师的肚子里装着许多的东西,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所以即使再淘气的孩子听他上课时也是端端正正地坐着。后来与先老师熟了,我们常去他家玩,也因此在他家的阁楼上翻出了“海量”(于彼时的我们而言)的库存。先老师甚是宽厚,任我们自取阅读,于是,小小的阁楼成了我们那时最向往的乐园。先老师家的院子里有凤仙花、牵牛花、无花果,有时他还会去山里挖几株兰花草,让我们对美有了最初的鉴赏能力。

我之爱文字,大抵也是深受他的影响。初学作文,第一件事就是“看图写字”,内容无非是踢了别人的玻璃主动认错,捡到了钱包主动交还之类的,但先老师告诉我们读书学习应该真实一点。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去捡钱包,马路上的钱包也不够你们捡的,所以我从来不在作文里杜撰扶老奶奶过马路、红领巾在风中飘这样的故事。

某年暑假,我忽然迷上了写东西,在六十天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稿子,诗歌散文小说兼而有之。其实,说是稿子,确切地说更像是小孩子的涂鸦。但先老师说写得很好,还在课堂里表扬了我。粗鄙文字有人欣赏,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因为这一声好,我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尝试——从田间插秧写到云中打斗,年少无知,什么都敢尝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写的文字真是粗糙不堪。

在先老师的鼓励下,临毕业前,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短文,参加了镇里举办的一个征文比赛,拿了一个小奖,那也是我拿到的“三好学生”以外的第一个奖。

小学毕业那天,月季花开得正艳,分别在即,同学们忙着合影留念,唯独忘了跟老师合照一张。毕业多年以后,我偶尔去村里的诊所配药,打从老师家门口经过,想要进去,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只能静静地看两眼,然后走过,就像学生仰望老师,后生仰望先生,心中的敬意不因时光流逝而变浅一分一毫。



地名记忆

永功桥头话沧桑

李放鸣

一条清澈的大江,从东边高高的山岭上发源,再以陡峭的落差,气势磅礴地穿山越岭进平丘,一路蜿蜒,滔滔奔来,再缓缓地从中穿行在一个四面青山环抱、三千亩农田集中成片的大坳里,永功桥似位数百岁的老人横跨在这条大江的河面上。

据《攸县交通志·古石桥》记载,永功桥位于湖南攸县新村永丰桥组(今宁家坪镇金水村小陡),跨洋江,西北距皇图岭镇5千米。整体红石砌成,2墩,3孔,直角,东西向。桥面平直,卵石漫铺,红石护栏。中有人力车道,红石横铺,辙痕明显。3孔等高,孔跨8米。迎水面三角形前突,以缓解水流冲击。该桥长35米,宽3.5米,高5.7米。1975年,东孔被洪水冲垮,维修时,因陋就简,未按原貌修复。同治版《攸县志》载:永功桥,在北乡,距城百里。嘉庆壬申(1812)丁照方、实能、学保、竹轩、士贵、时甫、罗奉宜、跃泉、呈瑞捐建。3石拱,有碑。屋5间。此外原有古道由皇图岭经湖南前往攸县东乡各地,是古代攸县东西向主干道之一。现古道荒废,古桥也基本弃用,只有附近农人耕作时偶尔来往。

“水有源,木有根。”据传,当年的建桥捐主丁照方系当地贫苦农民,以在富人家打工、做短工营生。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洋江流域遭洪水袭击,满坳大水,浊浪冲天。这时,大江东岸忽然来了十八位年轻学子说要进京应试,被咆哮的洋江挡住了去路,为首者向其扬言:“谁能在此架桥,助咱们过河北上,保准他日后功德永垂,富贵荣华!”话音刚落,春梦顿醒。

第二天,他和同在富人家插秧的同伴实能、学保等人津津乐道讲述起昨夜之梦,一位老人在旁听后连说:“好梦,好梦!梦见滔滔洪水就是预示着财源滚滚;梦见学子待渡,就是日后人才辈出!如若真有人在此架桥,即使是一贫如洗,也会时来运转!”

他受人间千辛万苦的农人,谁不盼望有个翻身出头之日?于是,他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毅然担起集资捐款捐物捐工建桥的重任。通过连续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架起了这座3孔石拱桥,桥名取梦中“功德永垂”之语而为“永功桥”。

大桥的兴建,给这里带来了繁华一时的新发展。桥端随之新建了一个简易码头;桥畔兴建了五间新房,立即迎来了陆路水

路的共同兴旺。在山高路陡、交通闭塞的年代里,攸县东乡山乡里人,通过这条终年流水不断、漫江碧透的美丽大江,将山区的竹子、木材、茶叶、山药、生姜、辣椒等各种农产品,荡起竹排,顺流而下,运送到皇图岭、湖南坳古墟场,交换商品或变卖现金。

“一桥架东西,天堑变通途。”随着永功桥的兴建,南来的攸城人、攸县东乡人和北来的醴陵人、萍乡人或往返东西两端的高视人和坪阳、洋江人,在那交通不发达的岁月里,均喜欢就近选择在这里通行。于是,这里立即又成为古代攸县东西向、南北向的“十字路口”和乡际主干道。随着来往人员的增多,人气日益旺盛,有了商埠、住宿和餐饮店、牌桌、棋室,昔日的架桥穷人,渐渐脱贫致富,有的甚至成了当地的大财主。

更奇怪的是,当年的梦境果然如实地呈现,美梦成真!清末,小小的小陡屋场,先后考出18名秀才,他们“金榜题名”后,有的在县乡任职,有的行医,有的教书,算是实实在在地跳出了农门。新中国成立后,小陡又出了位远近闻名的大知识分子刘高明,195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曾参加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上世纪70年代初,刘离京回攸,被县委县政府特邀参加攸县氮肥厂的开办建设,迅速独立完成了复杂的设计流程,使攸县氮肥厂如期竣工投产……

初夏时节,我冒着火辣辣的太阳,在村书记的指引下,来探访这早已荒凉的古桥,果然名不虚传,眼前立即呈现一幅“三步两搭桥”的特殊场景,并现场听来一个“九牛一毛”的地方传奇故事。

何谓“三步两搭桥”?开头,我脑海里还是一片“雾水”,当我和村书记迈步“永功桥”头,从桥上下下来,仅迈三步脚,便来到了另一座横跨在名叫“九牛一毛”的小水渠的青石板小桥上——昔日的繁忙古道,就是通过它通向远方。在“九牛一毛”的上边,还有一条水道,是近年小陡人硬化的引田灌溉渠。这样,洋江居东,“九牛一毛”居中,灌溉渠居西,三水紧紧相随,同向而流,一年四季,滔滔不绝地流进洋江下游的广阔农田。

那何谓“九牛一毛”呢?原来,在那黑暗的



业已弃用的永功桥

封建社会里,这里的土地早被上游的恶霸地主强占,他们居高临下,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强势镇住洋江流域的“水利命脉”,来阴谋达到自己豪夺巧取、霸占更多农田之目的,宁愿让上游洋江之水白白流入大江,也不让下游人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当处于弱势地位的洋江下游人多次官司无果时,有一位见识广博、善打官司的清末秀才,施计利用食盐运水淋地构造现场的办法,才使官司反败为胜。

据说,这秀才和下游乡绅先暗中联络了成千上万的人,仅在一夜之间,利用夜幕的掩护,火速在上游辟土开渠,劳累的人们当晚吃了九头牛,才开成了这条圳,所以被后人称为“九牛一毛”。圳成后,这万人又立即进行“盐水利地”,抢种庄稼,使圳沟新土立马变成旧土;新栽庄稼,立即生根发芽开花,掩盖了事实真相。第三天,官府来到实地查看时,一切如故,习以为常,让这恶霸的“侵占一说”,不攻自破!